



辯證唯物論綱要

2.1 /
125

辯證唯物論要旨

David Gue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書號(京)061

25K, 100P. 5.50

(在北京印製 解放)

大眾書店印行

北京店：西四北大街

天津店：羅斯福路

上海店：延安東路

有版權·不准翻印

初版：一九五〇年十月

(0001 4000)

引 論

理論的需要

勞動階級的運動，如果不關心於理論，是否能有遠大的前程？

卽在今日，我們還往往遇到躬行實踐的勞動者，把「談論學理」看做一種雖然有趣而却不甚重要的餘事，有時甚至鄙夷視之，以爲不過是荒廢時間罷了。具有此種見解的人也許會檢起這部小冊子，浮光掠影地把前幾頁閱讀一遍。如果這樣，他必然會看到，此書所討論的，乃是非常「理論」的問題。爲了防止他不耐煩地廢書輟讀，我們就必須爲自己找出一種申辯的理由。一句話說，我們必須回答愛好實踐者所提出的問題：「這種『理論』有什麼用處呢？」「它如何能幫助一個躬行實踐的勞動者進行他的工作呢？」

爲自己申辯的最好方法，就是跟隨我們那位一心要做實際工作者的朋友，看他如何從事於「日復一日」的鬥爭。無論他是在什麼國地中活動，他不久就會發現，他每一動轉都會撞到他所十分鄙棄的理論。他發現，他自己不得不問，「以下我們應該做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永遠又牽涉着另一個問題，就是：「你打算達到什麼結果？」要想辯護他在任何一件特殊事情方面（就如一次罷工）所採取的行徑，他必須求訴於某些一般的理由（在這種情形下就是所欲望的一般目的，和罷工戰略的一般經驗）。不過這類一般的陳述正構成我們所謂理論，而如果它們還被經驗檢證過，我們就稱它們爲科學的理論。

一切有意識的社會主義活動所根據的理論，就是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這個主義首要

地就包括了狹義的階級鬥爭的一切戰略和戰術（方才所提到的罷工戰術乃是其中的一個細節）。它還需要我們明瞭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劃分的歷史的和經濟的根源，並且需要我們明瞭馬克思在其偉大著作資本論中所首先檢討過的資本主義的各種發展法則。

不過資本主義只在人類歷史的一部分中存在過，而人類社會與其歷史又只佔了生命在地球上存在的整個期間中的一小部分。復次，地球上的生命也只經歷了物質的悠久歷史中的極為簡短的一部分。所有這些都強迫我們曠覽遠觀，就其與世界及其整個發展的關係來看我們的種種問題。只有用這種眼光，我們方能自信，我們在整個圖景中沒有省略任何東西，而我們的研討方法是正確的。

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這里我們所尋求的乃是一個概括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要植根在科學的事實中的，這里所說的科學不祇包括著所謂「自然科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而且也包含着人類社會和人類思想的科學。沒有這樣一個概括的觀察，科學的社會主義便不能完全，便不能站穩。這樣的一個「世界觀」或哲學是必須開發出來的，尤其是因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在現今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中還不會得到普遍的信奉，這種工作就更為重要。事實上，這種世界觀的根本臆設是與籠罩着資產階級社會的一般觀念互相衝突的。

這種資產階級的世界觀，第一，是保守的，因此之故，它就是與人類社會的科學研究及其一切革命的含意敵對的。第二，就形式上看，這種世界觀，平常多半是宗教的，它認為現存的秩序是在某種方式中被神明所許可的。縱然有時它不是公然地帶宗教性的，它也保持了某種反科學的特徵，而把「心靈」或「精

神」高抬起來，超出於「單純的物質」之上。概括的世界圖景和思維技術，都被一種唯恐超越資本主義界限的恐懼心理所影響，這種恐懼心理正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特徵所在。

顯然，這種資產階級的看法，對於從事階級鬥爭，尋求解放的勞動者只是一種障礙。爲了使自己從資本主義的桎梏中（這種桎梏有心理的，有物理的），解放出來，勞動者（我們要用無產階級這個集合名詞來稱呼他們）就需要一個戰鬥的、革命的哲學。這個哲學不可以像過去各派哲學那樣，「只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說明世界」（如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中所說過的），它必須積極領導指揮無產階級從事於改造世界的革命工作。它必須是唯物，那意思就是說，它必須是建立在物質世界的科學研究之上，並且承認這個世界是基本的實在的。不過在同時，它必須在一個不斷的革命的變化過程中來看這個世界，它必然又是辯證的。

這個辯證唯物論哲學正是我們所尋求的無產階級世界觀，這個哲學的發展和應用正構成了本書的題材。在某些方面，它也許顯得是一切題材中最「理論的」，可是我們已經看到，它乃是應着一定的實際需要而發生的。我們後來將會看到，它在階級鬥爭的各個前線上都是一個有力而不可缺少的武器。

理論與實踐之統一

不祇在社會和政治的範圍中，我們看到理論起於實踐。在一研究各種科學底歷史以後，就可以看到每一種科學之次第發生都是由於實踐中所獲得的知識，並且由於人們之需要把那種實踐擴展到更廣大而更艱難的努力領域。如恩格斯所說：

「各部門自然科學的陸續發展是我們所應當研究的。最初是天文學——即便只就四季變化說，它對於遊牧和農業民族也是絕對不可離的。天文學只能藉數學之助而發展。因此，這門學問就也必須加以鑽研。其次，在農業底某種階段，如某種地區（如在埃及寧水灌溉），尤其在城市發生之後，又有了大規模的建築工作，和技藝的發展——機械學。這不久又被航海和戰爭所需要。此外，它也要求數學的幫助，因而也就促進了數學的發展。由此看來，從一起初，各種科學的起源和發展就是被生產所決定的。」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現代一切科學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充分承認：科學的理論是從社會實踐中發生出來的——事實上是社會實踐的繼續，只是「手段不同」罷了——而且反作用於，並幫助了，更進一步的社會實踐。

海森（Heisen）在其論牛頓的論文中（見波路上的科學 Science at the Cross Roads），很漂亮地擺設了習俗的見解，那個見解認為牛頓是「諸天的夢想者」，遠離塵世上一切實踐的考慮。海森指出，牛頓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被當時十足的實際需要所提出來的。

不過理論雖然在一起初是應着實際需要發生的，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它在發生出來之後，就有某種程度地獨立發展，並且或多或少強有力地反作用於它所由以發生的實際基礎，並促成了這個基礎的發展着的轉變過程。

由此看來，理論和實踐就形成一種「對立的統一」，它們的互相改變是沒有，也不能有，可以想像的終結的，只要人類繼續存在。人類的實踐是首要的，「太初有行」，如歌德所說——不過既然「實踐能致完善」，所以它的發展就驅使理論的發展向前推進，而理論的發展又反作用於實踐，如我們所已經見到的。

我們必須承認理論與實踐兩個對立物的這種統一，這種承認乃是辯證唯物論的鑰匙，而且如我們所立刻就要見到的，它正是與資產階級哲學最尖銳搏戰的要點之一。

理論與勞工運動

現在我們必須解釋我們一起初所注意到的許多實際勞動者，對理論所採取的那種特殊態度。這個態度一部分是劃分為階級的社會底一般結果，而是由於「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的分工——這種分工是資本主義所已推到最極端的程度的。這種分工的結果就使理論表面上脫離實踐而獨立發展，並引起了經院派的，抽象的，「安樂椅」的理論，這種理論自然就激起「躬行實踐」人士的鄙棄。由此種途徑所產生的理論與實踐的「分裂」，又被資產階級思想的保守的限制性所加強；還有加強它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不能面對現實，因而在資產階級思想中引起那麼多的偽善情形。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分裂所牽連的心理態度，遠較人們所想到的為常見，就是在社會主義者之間也是如此，雖然他們自以為是免除了資產階級的沾染。這種態度結晶於一句常言中：「這在理論上也許是真實的，不過在實際上是行不通的」。對於此種糊塗的思想，我們必須宣佈無情的戰爭，因為它不會看到，一個理論的真實是在實踐中被考驗的。躬行實踐的勞動者所以對於理論有一種鄙夷的態度，這種思想是負很大的責任的。

不過在英國工黨運動中，這種態度的原因一部分可以歸於特殊的「民族」的環境。六十多年以前，恩格斯曾寫及「英國工黨運動對於一切理論的冷淡態度，這種態度就是促使那種運動那樣進行遲緩的原因之一，雖然各個工聯有其輝煌的組織。」（見恩格斯：德意志農民戰爭）。對於理論的這種相對的冷淡態度，以

及對於權衡的，經驗的方法的偏好，是英國勞動者和英國社會中其他階級所同犯的疾病。這無疑是英國資本主義捷足先登的結果，當初英國資本主義因為發展較早，致令資產階級孜孜從事，忙於壟斷世界市場，加以榨取（勞動階級也間接分潤），而將理論的安慰留給條件較差的大陸上的資產階級。近代勞工運動以手工業聯合為基礎而發生時，就很強烈地印上了這種經驗的特質。自然它是不能完全離開理論而往前進的。不過它所幾乎無意識地採取了的理論乃是當時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和急進主義。這個主義後來加以粉飾，成為國際勞工黨底烏托邦的唯心論的社會主義，不過它在實質上仍然是以人道主義的改良為綱領的。

帝國主義的世界危機作着世界大戰開始以後，才憑它的震懾力量揭露了這個「社會主義」的種種缺欠，並且指示出，馬克思和列寧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才是勞工運動的唯一可靠的指南。自從那時以後，危機的繼續發展已經震撼了一切設的許多人，使他們從心理的潛性狀態中警覺起來，並驅使他們設法解釋各種事情為什麼在那裡變成那樣。這就是各式各樣的哲學、心理學、和假科學所以目見風行的秘密所在。

舊日對理論的態度果然就在那裡趨於破產。實踐者，對常識効忠者，都明白了世界是一個困難的場所，過於他原來所想到的。不過他又陷於另一個極端的危險，他容易信受任何一種幻想，僅只因爲那種幻想似乎對於世界供獻了一種解釋。只有一種科學的理論，一種與實踐密切相連的理論，才值得被人信從。而唯一以科學方法在可以利用的人類知識的總體上建立起來的世界觀乃是辯證唯物論。

一 兩個世界觀

「一切哲學，尤其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乃是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唯心論對唯物論

我們已經看到，勞動階級運動的理論基礎——科學的社會主義，就包含着一個一貫的、多方面的、科學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與神學的或神祕的思想不相容的，因為它對於一切現象，包括人類社會現象，都尋求一個自然的解釋。在這個基本的問題上，它就不避免地同資產階級的得勢的世界觀衝突起來。

我們這裡所遇到的衝突在形式上講是近代的，但在本質上講，乃是很古老的。這裏的爭執之點實際上是恩格斯所謂「一切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恩格斯指示說，這個問題的源泉在於神學的「靈魂」觀，而這種靈魂觀最後乃是導源於初民頭腦簡單的猜想；在指示出這一層以後，他又進而解釋它的近代形式：

「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所給與的回答，就把他們分爲兩大陣營。有的哲學家肯定了精神對自然的原始性，因而最後就臆設了或此或彼的世界創造形式——（在哲學家當中，例如黑格爾，這種創造往往比在基督教中，還更爲複雜而不近情理）——這些哲學家就構成了唯心論的陣營。另外一些人，則認自然

是原始的，他們屬於各種唯物論的學派。

「唯心論與唯物論這兩種名相，原來的意義不過如此；在這裏，也不對它們作任何別的解釋。若對它們作別的解釋，就不免引起紛亂，這種紛亂會到何等地步，下邊將會看到。」（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唯物哲學與唯心哲學間的這種區別乃是極其重要，而應當一再，再而三地加以強調的。屬於任何一個「陣營」的一貫的哲學家都已承認此點。有時候，這種區別以自然論對超自然論的名稱出現。有時對立的二物被稱為實在論和觀念論。不過（除了第八章中所將考慮的那些誤解），這種區別永遠是兩種哲學間的區別，一種哲學讚美心靈，觀念，精神——不論是人類的或「神聖的」——，而把它們高舉在單純的物質和外界的狀態之上（如唯心哲學所為），另一種哲學則認為這些理智的過程是次等的，附屬的，只是整個質宇宙的一個既定的進化階段發生出來的（這就是唯物哲學的見解）。

我們可以明瞭，「唯心論」和「唯物論」這兩個名詞在哲學上的用法與其習慣上習語上的用法是十分差異的。一個哲學上的唯心論者也許是——而且常常是——通俗意義下的一個「粗笨的唯物論者」。不過哲學上的唯物論者也無妨信持政治上的理想，如果這些理想是有科學根據的。恩格斯在上面那段中所警告我們防禦的，正是此種紛亂。

我們本來也許會希望，這一層到了現今應該已經成為一切想做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所公認的共同根據了。不過不幸的是，詹克生（T. A. Jackson）所謂「英美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某些代表者也陷在這種初步的階級中。就如我們可以看一看迦塞（Casey）的思維方法論（Method in Thinking 115頁），和同書中值得注意的一段，那一段最後教無產階級在某些情形下也培養理想主義即唯心論（115-116頁）。（註）

後來我們將遇到「超越」這兩個基本哲學的企圖，那種企圖希望建立一個既非唯物論，又非唯心論的

中性哲學。不過所有這一類企圖遇到了現實的風浪就要遭受覆舟之險。我們將要看到它們都是不可能的，一如政治學中有名的「無黨」態度一樣。

唯心論的邏輯根源

唯心論哲學是植根於神學的世界觀。不過現在它通常是被一種邏輯的形而上學的論證所支持的。擁護它的人企圖指示出，人類知識的本性就領到唯心論的結論上。唯物論與其對於外界的「武斷的」信仰，在這些唯心論的擁護者看來，就僅是一種固執的成見，而經不起批評思想底考驗。我們可以看一看，他們所提出的擁護這種唯心哲學的論證。

我們打開差不多近代任何一部通俗的談哲學的書籍看一看，就會看到它的論證一開始就先創造了某種懷疑空氣，然後再往前進行。（註二）

就如，約德（Joad）在其哲學入門（Guide to Philosophy）中就從「我們對於外間世界知道什麼」這個問題開始。隨後他就進而考察一些表現「常識」世界觀的陳述，並且結論說：「……很確然的。就我們方

（註一）後來在第七第八兩章我們將看到一點迦塞的辯證法。同時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那個犯了此地所提到的基本錯誤的同一迦塞竟然很仁慈地指出列寧「不高明的辯證法」和「糊塗思想」，並且指示出，他的錯誤如何可以——經由狄慈根到迦塞——而被改正！

（註二）這個「有系統的懷疑法」乃是按法國人笛卡爾介紹到近代哲學中的，他的哲學的出發點乃是「我思故我在」。

才所陳述它們的方式看來，它們沒有一個是真實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許多著作中也走着相似的途徑。我們可以看一一看他在哲學問題 Problems of Philosophy 中的辯論形式。

在這部書中羅素一開始就問：「世界中是否有任何知識是絕對確定的，以致沒有任何有理性的人能够懷疑它呢？」在書齋中的哲學家看來（他擅自以爲對於「理性」有不可否認的權利），那一類知識似乎是似乎很少。三張椅子，一般人對於它的「凝固的實在性」是那樣確信不疑，可是我們對於它究竟有何知識呢？真的，當我們觸動它時，我們就經驗到某種「堅硬」的感覺，而且當我們在不同的角度下，並在不同的光亮下，觀看它時，我們就看到種種不同的有顏色的影像。不過超出這些感覺，這些影像，和它們的互相聯繫以外，其餘就只有推論了。無論我們是否有無良好理由來信仰「真實椅子」底存在，或概括地相信一個物質的世界，而原始地給與我們的，我們所確知的，都只有我們的感覺（羅素用「感覺——所與」一詞）。於是羅素結論說：「照這樣說來，一切別的東西雖然都可以懷疑，而我們各種直接的經驗中至少有一些經驗似乎是絕對確實的」。一個「有理性的人」能以懷疑一個物質世界底存在，而不承認它爲他的感覺底原因，不過他不能懷疑那些感覺自身。羅素在這種論證中所達到的觀點本質上正是懷疑哲學底觀點，懷疑哲學的最著名的代表，休謨(David Hume)(1711—1776)也認他的感覺是最確定的知識形式，而我們不能決定，「它們是否直接以物象發生，或由人心底創造能力產生，或導源於我們的創造者」。十九世紀的不可知論 Agnosticism 也持着大體相同的見解，而在第八章中我們將較詳細地考察它的二十世紀形式。當下我們只說，它在一個論證中只是一個非常不誠懇，非常不一貫的不進不退的立脚點，若用邏輯方法追究到底，就會達到徹底的唯心論上。

在休謨之前的詹正巴克萊(Bishop Berkeley)(1685—1753)，也應用我們所指示出的懷疑

方法。他不祇把它們做為懷疑物質世界存在之理由，而且把它們視為積極的證明，證明一切「實在」都可以說是「心理的」。這個見解已是羽毛豐滿的哲學的唯心論，到了巴克萊手裡，就採取了一個更確定的形式，而主張，所謂物質的對象，實在是造物者心中的思想。巴克萊竟然能用他的哲學給與基督教一個「有根據的辯護」，並且因此贏得了主教之職，這是不足驚異的。不過我們沒有理由把論證停止在公開的唯心論者所停頓的地方。我們仍然可以沿着這個「降入地獄之路」向前追蹤，超過懷疑的和唯心的哲學的立場，而達到唯我論 *Solipsism*——唯心哲學底「家醜」。唯我論這個見解主張：除了「我的」感覺以外，沒有東西存在，而且世界上一切物象（連他人在內），都只是「感覺的複合體」。而且還只是我的感覺！

唯心論哲學家（包括上述書中的羅素）永遠是碰到這個困難上，於是就拼命從它跑開。我們必須承認，要是從除了「我的」感覺之外別無一物存在這種信仰出發，那是很難以「證明」其它任何事物的存在的。不過真正的情形甚至於比我們所會指示的還要糟糕。我們可以懷疑我們記憶底確度，甚至懷疑我們完成一句話所需要的思想的連續性，因而達到一種稱為「現在剎那的唯我論」的「哲學」。無須乎說這種主義的信從者只有在瘋人院中才能找到！

我們所追蹤的乃是一條奇怪的道路。我們一起初從書齋中的哲學家開始，他沉醉於懷疑之中，他懷疑他的寫字檯的真實存在。其次，我們又與從事哲學推論的主教伴談，他駁斥了他所謂物質「教條」，以便用宗教的真正教條來代替它。最後我們終止在一個瘋人院的狂語中。這類由「哲學的懷疑」開始的論證真正是毀滅自己的。可是它還被人推荐给我們，以為這是唯一「嚴格科學的」方法，正是由「起點」出發的，而不會作「任意的臆說」。我們真正沒有別的说法麼？

唯物論者對唯心論的答辯

我們如果想避免這些毀壞自己的結論，那我們就必須完全拋棄了導向這些結論的論證方法。我們必須排除了那種貌似天真的哲學的懷疑，這種懷疑冒充自己從最少的臆設出發，可是它實際上否認了現存的世界，以使用哲學家的任意的狂想來代替它。我們在推論中必須採取我們一切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採取的那個唯物論觀點，這個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最初的作品之一中曾表示如下：

「我們所從以開始的前提不是任意的前提，不是教條，而是實在的前提，我們只能在想像中從它抽離。這些前提乃是真正的個人、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生活的物質狀況，他們所發現的業已存在的狀況，以及他們的活動所創造出的狀況。這些前提照這樣就能以用純粹經驗的途徑來證實。」（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識形態六頁）

「我們只能在想像中從它抽離的那些實在前提」：這就是唯物論對唯心論的主要的批判標準，它絕不從實在「給與我們的」材料中作任何不實在的抽象，而代以哲學家虛無縹緲的「觀念」和「感覺」所與」。有些唯心論者會問我們說，你如何能够證明物質世界底存在？我們也可以問他們說，你們如何能懷疑物質世界的存在？我們在判斷唯心論哲學家時，既然也如判斷政治黨派似的，只能憑他們的行為，而不

（註）在「我」，「我的」等說法中就預先設定了我們的物質的存在。在我們自己的存在中就預先假設了包括物質宇宙在內的那種存在所需要的一切要件。照這樣，唯心論者如果從「我」或「我的」感覺出發，那他就是默然承認了物質的宇宙，雖然他隨後又用變戲法的手段把這個宇宙變成不存在的。

能憑他們的言論，所以我們就斷言說，唯心論者在實際上並不能不信一個物質的世界，即不依靠他們的感覺而存在的物質世界。在哲學家當中甚至休姆也承認，在書齋以外，便不能主張懷疑的哲學。（註）

萊維 Levy 在其一部近著中曾將唯物論的觀點陳述如下：「宇宙是我們的所與，它是存在的，它是常識上和經驗上的日常世界。它是一個過程世界。人類正是屬於那個世界的這樣一個變化無常的形相，正是那個世界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可是它又是明確地從全體化分開的，因而它就容易受誘惑在思想中把自己獨立起來，好像它是一個獨立的東西；這裡是有一種危險的，正如我們所已見到的。」（李維：科學的宇宙 二十頁）

這個唯物論的觀點乃是唯心的懷疑論的真正的代替。它不如後者那樣自行破壞。它也不是「無批判力的」。它是自然科學從最初以來就依以工作的那個實際的觀點。這個觀點對於社會科學也是同樣地重要，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而且後來論究「經驗上的物質」時，我們還要加以詳細的證實。

唯心論和唯物論底社會根源

唯心論和唯物論是觀察世界的兩種方式。但是二者間的鬥爭並不祇是抽象原則的鬥爭。它本質上是階級劃分的近代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和衝突的一個反映。因此之故，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建立者（後來還有列寧）對於它極其注意。

唯心論哲學導向一種對科學的懷疑態度，導向「罩上面具」的神學的思維（如果不是公開的超自然論），並且導向蒙昧主義者對現存的人類關係的謬誤陳述上。這樣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秩序的一個有用的堡壘。

量。

在另一方面的唯物論哲學，則是挑戰的、批評的、革命的。它闡明了人類關係的真正本質，它要求人類行動建立在實在世界底科學研究上，而不建立在愉快的心理的幻想上。馬克思與恩格斯由於他們澈底的唯物觀點，才能把社會主義做成科學的。(註一)

如果一般的唯物論解釋意識是存在的結果，而並非與此相反的，那麼唯物論在應用於人類社會生活上時，就必須解釋社會意識是社會生活的結果。(列寧：卡爾·馬克思)

這裏事實上就是科學的觀點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觀點二者之間的對立(如前所說)，而且我們看到，這個對立只是唯物哲學與唯心哲學之間的一般對立的一個特殊事例。若一觀察現今唯心哲學與資產階級的關聯，那我們就不必驚訝，何以那麼多烏托邦者(如麥克唐納 J.R. MacDonald)結果都很糟糕。(註二)

在第八章中我們將要較充分地考察近代階級鬥爭底狀況中這個哲學衝突底發展。這裏我們只是簡略說明唯物論與唯心論底特質，並且解釋為什麼戰鬥的無產階級底觀點必然是唯物的。在下一章，我們將檢閱唯物論底歷史，並將指示出，為什麼無產階級底觀點必然也是辯證的。

(註一) 一切唯心論都被迫承認，一個人類社會的科學簡直是下可能的。

(註二) 我們還當注意實驗主義派唯我論派所給與託洛茨基的支持。

二 唯物論——機械的與辯證的

「我的辯證方法不祇與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正與它直接反對。」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序。

初期的唯物論

「宇宙底原始質料是什麼呢？」我們所知道的最初的希臘哲學學派，即米利都學派（Milesians）對這個問題會從事於尋找一個激頭激尾的唯物的解答。坦利士（Thales）相信這個原始實體是水，他的學生安納克西曼德（Anaximander）據說是主張：「它既非水，也非所謂元素中其它任何一種，乃是異於它們的一種實體，它是無限的，從它生出了諸天和諸天中的世界」。他主張這個實體是永恆的、不衰的，並且說它「包括了一切世界」。「除此以外，還有一種永恆的運動，多重世界就由此發源。」（註）

這裡在安納克西曼德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唯物的世界觀如何有力地刺激了科學的思辯。他首先主張：地球是自由地在空間搖擺着，而無需乎支持的。更可注目的是他已經預先發明了近代的進化學說。他的教義的鱗爪曾經保存下來，它們證明，安納克西曼德確曾相信：（一）一切生命發源於海，（二）人類乃是

（註）這些引證採自 Burnett 的初期希臘哲學。